



阶级仇恨永不忘



階級仇恨永不忘

本社編

湖北人民出版社

一九六四年·武漢

內 容 提 要

本書共包括九篇文章，大部是貧農家史，有一篇是惡霸地主的罪惡史。這些文章，從各方面反映了舊社會窮苦農民在反動統治階級的殘酷剝削和壓迫下，過着怎樣悲慘的生活，以及他們對反動統治階級進行的鬥爭；同時，也反映了在共產黨和毛主席的英明領導下，勞動人民各方面的翻身解放，以及在新社會的幸福生活。這是一本進行社會主義階級教育的好教材。

階級仇恨永不忘

本社編

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武漢解放大道332號）

武漢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新出字第1號

湖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 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 毫米 $\frac{1}{32}$ · 4 $\frac{3}{4}$ 印張 · 82,000 字

1964 年 1 月第 1 版 196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統一書號：T3106·273 印數：1—100,000

定價：(6) 0.28 元

目 录

四代冤仇·····	郭松林口述 齐 宣整理(1)
六死复生·····	白雪光(19)
天下地主一样狠·····	樊哲新口述 杨一州整理(32)
阶级仇恨永不忘·····	孟 泽(46)
十二串钱·····	卢益辉口述 倪道铭整理(60)
一把大刀的故事·····	陈东华(73)
百年冤家变亲家·····	程崇仁 陶哲渊 卢明生(90)
万人坑·····	韩金学口述 胡学科整理(109)
血泪凝成的徐家井·····	孟 泽(117)

四 代 冤 仇

郭松林口述

我家现住在圻春县馬畈公社第七生产大队。在解放前，我家祖辈几代凭自己一身好筋骨，凭日夜勤扒苦做，总希望混个肚儿圆，身上暖，把苦日子撑出头。那晓得年复一年，代复一代，留给我家的是吃没得吃，穿没得穿，原有的一点田地房屋顶尽卖光，在地主阶级残酷剥削和压榨下，祖辈几代一个个在挣扎中死去，弄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幸亏在共产党、毛主席的领导下，消灭了那吃人的剥削制度，打倒了地主阶级，走社会主义道路，才得到了翻身，过着幸福的生活。

—

据祖父说，曾祖父在世的时候，家里就是一贫如洗，为了养活一家四、五口人，在小河口的堤壩上，搭个草棚子，以卖茶和卖零工为生。说是卖茶，实际上很少得钱，除少数远路喝茶人给几个钱外，周围垵子的人喝茶，都是等割谷的时

候，讨一把谷，作为茶錢。年成好，能搞个糊子粥吃，年成不好，糊子粥都捞不到喝的。卖零工更是可怜，忙的时候，地主雇你，闲的时候，不讲工錢，混碗饭吃他也不要。全家人吃不饱，穿不暖，热天熏烟当蚊帐，冷天用草荐当被子盖，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

曾祖父活到四十多岁就死了，那时祖父才十四、五岁，还是在小河口卖茶和打零工。后来听说小河口找看渡人，便托人向当时管理渡口的恶霸地主胡天友求情，让我家看小河口的渡。为什么要看渡？原来这个渡有四亩渡田，归看渡人自种自收，算是对看渡的报酬。当时祖父想：看渡，无论風里雨里、黑夜白天，都得守在那儿，确是劳累得很，可是，有四亩渡田种，到季头能收上几担谷，也能解决些家里的困难呵！经过托人求情，办酒送礼，胡天友算是同意了。从此，祖父成了看渡人。

祖父有兄弟二人。叔祖父十三、四岁时，被生活所迫，帮人卖工撑箴。帮工撑箴，比卖长工还苦。可怜他吃不饱、穿不暖，風里来，雨里去，炎天六月被烈日烤，四九寒天受冰寒，劳累成病。有一次，身体不好，几天未吃饭，老板还要他去洗箴，他说：“身体有病，动不得。”老板恶狠狠地说：“不行！这是规矩，洗不得你去請别人洗。”請人洗，哪里去找工錢，只得勉强支持洗。五块箴，洗了四块，洗到最后一块，忽然头昏眼花，实在支持不住了。他想把箴扛起来，不料人跌倒了，几百斤重的竹箴倒下来压在他身上，把叔祖父活活压死了。他死的时候才二十多岁。

叔祖父死后，家里生活就更困难了。祖父除了带着父亲看渡、种渡田糊糊口，还租种了地主伊广发的六亩田。每亩只能产谷四、五担，地主就要三担租谷。原想种佃田落点谷度日子，哪晓得还未种得两年，就遭到天灾。在第二年谷打苞时，发了一次大洪水，堤壩冲垮了，沙把田压了，辛勤劳动半年，颗粒无收。这还不说，狠心的地主看到我家种的四亩渡田收了上十担谷，却跑来逼租。祖父和他讲理：“为什么田被水打了，粒谷未收，还要交租？”地主说：“你种了我的田，水打沙压我不管，租谷半点不能少。”垵下的穷人见事太不公，都来帮我家说话，说要租不合理。伊广发见犯了众怒，改口说是看在大家面上，租谷减半，十八担只还九担。就这样，种渡田收的上十担谷，被伊广发逼去了九担，一家人起早摸黑劳累了一年，落得个两手空空，没办法，只得含泪讨米过日子。

祖父为了一家活命，不论风雨，不分寒暖地苦做了一生，到头来得了个气喘和鼓胀病，躺在床上一年多，没有钱诊，连想喝点稀粥都没得，在一九二七年便死去了。

二

父亲从小经过劳动磨练，有一副好筋骨，做得、累得、苦得。在祖父死后，他常对母亲说：“凭我这身力气，只要勤扒苦做，这个家总要苦穿头。”他接过祖父遗留下的丈多长的竹篙，摆渡着往来的行人。起五更睡半夜，勤扒苦做，侍弄

着四亩渡田。总算好，这四亩渡田，经过父亲的精耕细作，庄稼长的比附近的田都好些，一家人都很喜欢。但是，在旧社会，穷人是不会有好日子过的。就是这一年（一九二九年），一天，家里忽然来了一个手拿文明棍的人，恶声恶气地威胁父亲，要提小河口的渡。这人是谁？是恶霸地主胡天友的弟弟胡维其，他是这里的土皇帝，手里经常拿根文明棍，见到穷人就觉得不顺眼，随手就打。他尽做坏事，敲骨吸髓，榨取穷人血汗，从强卖穷人妻子到派款、要伏，每件坏事都少不了他。弄得许多穷人倾家荡产，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周围几十里的人，没有一人不痛恨他。父亲一听说他要提渡，就知道来意不善。这渡田种好了要提走，生活靠什么过呢？就向他苦苦求情。他便趁机敲诈说：“不提可以，你得一年交我八担租。”父亲无法，只得答应。心想这该没有事了吧！

谁知一波刚平，一波又起。一九三一年二、三月间，正是青黄不接，生活难熬的时候，父亲饿不过，把渡牌系在河边，抽空在河岸上摘“洋马刺条”（一种生食的野生植物）吃，不料胡维其来过渡，父亲来迟了一步，胡维其破口大骂：“这个渡，你不看，老子就给别人看。”父亲正待上前解释，胡维其就手两棍子。父亲站在那里，胸口一起一伏气得说不出话来。母亲闻讯赶来，向胡维其求情。胡维其高低不依。垵下穷兄弟都来帮我家说话，又劝我父亲办酒赔礼。可怜我家饭都没有吃的，怎能办得起酒呢。可是不办酒赔礼，胡维其这一关又难过去呵！没办法，只好东借西扯，又把

家里四只鸡杀了，办了一桌酒，請胡维其吃了，还放挂炮赔礼，才算了事。他走了后，我父亲伏在桌上放声大哭一場。

过了一个时候，父亲与母亲商量，不看渡了，另外顶进了三亩六分佃田。这田地势低凹，常被水淹，一连晴上三五天，又受旱，十年九不收。原是高新铺地主高嗣咏的田，高嗣咏見田不好，嫌路远，委托给胡维其收租。胡维其仗势欺人，谁顶这块田，每亩田二担租，不论天旱水淹，租，一粒少不了。

一九三四年，大旱。父亲母亲带着我(我刚十三岁)，日夜在田里車水，餓了就煮野菜吃，日晒夜露，抗了一个多月旱，流下不知多少汗水，才把苗救活了，田里的庄稼长的比较好，三亩多田收了十七担谷。谷刚打下来还在稻場里，就来了一伙逼命鬼：胡维其先来逼走了七担二斗谷的租，一粒不能少。他走后，做生意的伊育文来了，父亲借了他十块钱，他折成七担谷，经过说情，还他四担，下欠三担。伊育文还未走，地主郭质彬戴着眼鏡，身后跟着几个挑箩筐的，恶狠狠地来逼債了。原来三年前借了他两担谷，现在翻成了八担。郭质彬往稻場一站说：“今年收成还不错，那几担谷都还了吧！”还没等父亲开口，他就喊跟来的人印谷。父亲当时气得说不出话。母亲眼看一堆扬净了的谷都快完了，连忙上前说：“今年这大的旱情，好容易救出这一点谷，你家手里宽裕，先少还一点，留几粒米，我家仨儿大小度几天命吧！”郭质彬瞪着眼罵道：“混帳，天干

干不了我的债。”他说了声：“挑！”几个随来的人，把剩下的五担多谷全挑走了。

伤心啊！为了救这点谷，我家熬过了多少夜，流过了多少汗水，全给黑心的财主逼走了。剩下一点点叶谷，今后日子怎么过呢？母亲在稻场上嚎啕大哭，父亲气得直跺脚。

全家劳累一年收的谷被地主抢走了，事情并没有完结。就在谷子被抢走不久，地主胡维其突然带来三个人，凶神恶煞似地到我家来。他们一进门就说，我家以前种的渡田，共欠一百五十元的钱粮米，马上要缴。天哪！这是成心要穷人活不下去啊！

我连忙飞也似的跑去告诉父亲。

父亲正黑汗水流，在人家田里卖工，一听这消息，先一怔，随后把锄头往地下一掼，说：“柴是一捆，绳子是一根，要命有一条，要钱没有。这里不说理，到乡里去说，乡里不说理，到县衙去说，哪有这种黑天的事。”说完拔腿就要去跟胡维其评理。田里几个老长工向前劝说道：“你怎么这样糊涂，人家官官相卫，一个鼻孔出气，你丢个石头打得破天么？”这几句说得我父亲呆了半天，无可奈何地长叹了一口气：“唉！”

没有钱给，胡维其要这几个家伙横七竖八地赖在我家不走，还嫌住的房子不好，吃的饮食太差。父亲忍住心头气，向别人借了一间好房子给他们住，又把家里两口瓮、一乘柜、一个小猪糙子卖了，买酒、称肉办饭他们吃。家里十二只鸡杀个精光，连个鸡种也未留。他们吃吃喝喝不算，



还邀人来打牌，闹得我全家日夜不安。我父亲、母亲前去求情说：“各位跑了远路，没有好招待，只怪家屋为难，又是天干年岁，这钱粮米等来年年成好点再交吧！”一个为首的家伙像猪一样哼了一声说：“公事公办，没有钱想办法，废话少噜嗦！”说完他打他的牌，对我父亲母亲理也不理。他们在我家住了两三天，输了九十元，硬要父亲替他们还账，抵钱粮米钱。我父亲见逼得这样紧，痛心地向母亲

说：“也罢，把这几间破屋抵押了吧！”俗话说：一个雀儿也要一个窠。听说押屋，母亲拉着我大哭起来，父亲气得直颤。可是在旧社会，穷人哪有伸冤处。三间房子押给别人两间半。从此我们一家人就挤在剩下的半间房里住了下来。

一连串不幸的遭遇，本来就穷得一无所有的家，生活越发困苦了。为了活命，我和母亲经常到外面讨米度日。父亲叹气说：“唉！我空生一副好筋骨，对不住父母，也对不住你母子。”母亲含泪安慰他说：“只要人健，苦点就苦点。”

三

父亲由于这一连串的打击，心里呕气，慢慢忧郁成病了，没有钱诊，又没有饭吃，天天吃野菜度命，断断续续病了几个月。六月间，有一天父亲吃野菜中了毒，到半夜肚子痛得過不得，心里像火烧，想喝点梨子水。天啦！家里连点米都没有，哪来梨子水呵！为了减轻病人的痛苦，天蒙蒙亮，我和母亲上邻居家想办法。谁知就在这时候，父亲便在痛苦中死去了。待我们回家，父亲已没有气了，母亲开始惊呆了，后来便抱着父亲的尸首大哭起来。可怜我父亲苦中生，苦中长，枉生了一副好筋骨，苦做了一生，却吃没有吃，穿没有穿，三十多岁就死了。死后，寿木也没有，在家里停放两三天，我和母亲急得直哭。垵里的穷人，都来劝母亲不要哭坏了身体，帮忙想办法处理后事。可是寿木，哪里去找呵！正

在为难的时候，地主郭质彬的外甥张汉池来了。这个人仗着他舅父的势，见缝生蛆，乘人之危，专门做“中”说媒，要人卖田、卖人，好从中捞一把。他走进来心怀鬼胎地说：“伤心？伤心有什么用！死了这几天还没有壳儿（寿木）装，你家不是顶了三亩多佃田吗，田本不像个田，不过我可以给你找个主儿顶下来，好买副寿木埋人。要不，先把我家一副做好了寿木抬来吧。”我家就靠这佃田，顶出去今后怎么过呵！这个傢伙看到我母亲犹豫，走近一步说：“露尸可不行呀！”我母亲想，事到如今，有什么办法，只好忍气吞声的答应了。于是将这三亩六分田顶了出去，买了一副寿木，又向左邻右舍借了九升米回来，煮一餐扛葬饭，请垵下的一些穷人，把父亲送到山上安葬了。

田，是谁顶去的呢？事后才知道，不是别人，正是那个见缝生蛆的张汉池，用一副寿木换去了。

父亲死后，我和母亲就像浮萍草一样，在那黑暗的苦海里飘荡。生活很艰难，但母亲却决心要把我养大，整日领我出去讨米。讨来干的留给我吃，讨来稀的留给她自己喝。

比狼还狠的地主郭质彬，连这样的苦日子也不让我们过。他以族长的权势，在我父亲死后不到一个月，就要卖我母亲。一天煞黑，母亲正和我商量明天讨米的路径，忽然郭质彬的儿媳妇和张汉池来了，手里拿着一套不新不旧的青色衣服，要我母亲换了上轿。郭质彬的儿媳妇奸笑着说：“恭喜你，这是粥锅跳到饭锅，不要吃了桃子还嫌酸罗！”母亲一面哭一面骂：“你们有良心没有，把我家逼得家破人亡，剩下

这孤儿寡母也不让活！”说什么也不换衣服。这时，又是那个张汉池走上前来，说：“哭什么，我们也是好心为你嘛！你不去，可以先到你姐姐家商量商量，万一不同意就算了。”我母亲一时无主意，想借此机会到姐姐家躲一下，免得他们纠缠。我见母亲走，也哭着要跟着去，他们吓唬我，不让我去，我不听，他们就连哄带拖地把我拉到郭质彬家，硬把我和妈妈拆开了。

我大哭大闹，要去找母亲。忽然，外面一片人声喧闹，一会儿，母亲披头散发，血糊满面地跑来了。这是怎么回事？原来是郭质彬用的毒计。他叫张汉池做媒，暗地把我母亲卖给了黄城河一个姓王的，身价一百五十元银洋，约好把轿子放在半路上，先叫他儿媳来劝，劝不成就用计把我母亲骗出去抢走。我母亲刚一走出垵，便被他们按到轿里抢走。母亲在轿里拚命喊，拚命撞，等抬到河边正准备过河的时候，母亲终于把轿门撞开，跳下来，蹣了一跤，在地上摸一块瓦片锋划伤了左眼，顺着河边跑边喊救命。这时河边歇着很多撑牌的人，他们过去与父亲在一块儿混过，认得母亲。看到她这般模样，都起来打抱不平，把张汉池这帮人吼跑了，母亲才逃脱虎口。她一见到我就颤抖地说：“快走！逃命！”拉着我就走。当晚我母子两人逃到一个好心的胡婆婆家躲了一夜，第二天就外出讨米逃难了。母亲经过这磨难，三十六七岁的时候，眼睛便磨得看不见人了。

四

我十四岁的时候，为了我和母亲活命，就到一个姓伊的簪户家卖工，得仵儿的工价，做大人的活。撑簪是用一丈多长的竹篙，大人有力用手拿着撑，我人小力弱，一天到晚躬着腰用肚子撑，肚子撑肿了，还不敢做声，累得头晕眼花，腰酸背痛。帮工本来是为了混碗饭吃，可是人累得很了，掇起碗来就作呕，吃不下去，只得空着肚子倒头便睡。我第一次感到：在这种世界，一碗饭真难得到口啊！

有一次，和老板二人撑五块簪到下水去，遇到发山洪，水头来了，竹簪好像比平日重了几百斤。老板在前面撑，我在簪尾撑，实在扳不住，竹簪被打到河边的茅草棵里，又被水冲跑，我却被甩到水里去了。老板眼看我掉到水里也不救，只顾撑簪走了。我被水打了几丈远，游到岸边，看见一棵藤掉在水里，乘势拉着藤爬上岸来了。母亲知道了这件事，说什么也不让我再在簪上帮工。到哪里去呢？这时郭质彬家要请长工，别人要我到他家卖工。郭质彬的狠毒我父亲、母亲早已尝过了，他家丘丘田都洒下了父亲的汗水，母亲被他害得眼睛都快瞎了，说什么我也不愿再进他家的门。但是，想来想去，再没有别的办法，为了生活所迫，最后还是不得不来到他家做牛马。一年工价四担谷，讲的是做帮手，实际到他家后百事都做。有一次割谷，郭质彬逼我快割，人割累了，眼一花，把小手指割破了半节，鲜血直流，痛得我冷

汗直冒。有钱人的心狠，他不但不理，反大骂说：“没有用的东西，割谷也割不到。”我个性向来强，本想顶他几句，但一想，闹翻了还是自己吃亏。只得忍住气，把衣服撕一块下来，包住手指，忍住疼痛，还是不停的割。

在他家磨了两年，我成了个“皮包骨”，实在是熬不下去了。母亲七想主意八想办法，一九三八年，拜托人带我到阳新县王师傅手下去学篾匠。去的时候正是冬天，身上衣服单薄，加上四九寒风一吹，一走到阳新，便大烧大热起来。王师傅也是圻春人，在那里租了地主的一间房子，靠做手艺度日。到处地主的心都是黑的，地主见我病的厉害，怕死在他家惹晦气，硬要王师傅把我丢到野外草丛去。这时候，我虽然身上发高烧，心里还很明白，听地主说这话，心想：好狠心的人，一丢在外面，就没有活的希望了。我想起了劳苦一生的父亲，想起了十磨九难的母亲，我要活，不能白白死去。我用全身力气大喊一声：“我要喝水，要吃饭。”好心的王师傅又向地主求情说：“他已开口说话了，不会死，就让他躺在屋里吧。”那个地主哼了一声，算是没有把我拍到外面去。亏得王师傅照料，病慢慢好了，但又生了一身脓疱疹。

我到阳新是去谋生的，可是在旧社会，在日本鬼子统治下的阳新，同样没有我们穷人的活路。我病刚好，身上还满是脓疱疹，做不得活，却被日本鬼子抓去做苦力——拣石头垫马路。上工向鬼子三鞠躬，下工向鬼子三鞠躬，不但不给工钱，连饭也不给吃饱。身上脓疱疹被太阳一晒，又痛又痒，通身脓水粘住了衣服。但是鬼子并不管这些，稍一动慢了，

皮鞭便没头没脑地打来。从地主的火坑，又跳到日本鬼子的火坑来了。

想来想去，我不能在这里卖命，得逃出日本鬼子的魔掌。那天，正昏蒙蒙还未亮，我便离开了阳新回家去。一路上讨饭、借宿，回到老家，看见母亲叫声娘，一头倒在她怀里。母亲摸我身上骨瘦如柴，不禁痛哭失声。回来后不久，打听到元丰山脚下靠湖边有个姓江的地主要请长工，便人上托人，保上托保，一天走了五十多里路，来到江家。当时我怀着一股希望：卖点力，能养活我娘儿两个就行。

这户姓江的地主叫江幼安，在国民党做过官回来的，他是个大恶霸。他家除了收几百担租谷外，还有三个湖的渔课，四、五十担芝麻课，三、四十担棉花课、黄豆课等，有两个狗腿子专门在外逼租。家里雇工：有大板锄、二板锄、放牛的、烧火的，共五、六个。另外还开一个榨坊，雇三个长工打油。他对长工非常厉害，剥削的办法奇多。本地穷人知道他的心毒，都不愿在他家打长工，他就到远地去骗人雇工。

我走到他家，他见我人瘦个小，半闭着眼睛问：“吃饭就要做活，你有这个能耐么？”我说：“我从小就是在田里滚大的，做得！”他有气无力地睁开两眼，把我上下打量一番，冷笑说：“哈！哈！骨瘦如柴，未必拿得下来？”我怕他不收，连忙说：“我素向是个筋骨人，俗话说，称砣虽小压千斤。”他听了后，发出一阵冷笑说：“好吧，试试看。”

这家伙真狠毒，每天天没亮，就要我挑十五担水，再下地做活。吃过午饭，又要我挑十五担水再下地。